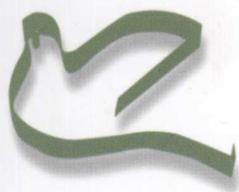


和平档案 HEPING DANGAN

丛书主编 陈仲丹



南京出版社

# 和平之途

——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

洪霞 编著





和平  
档案  
HEPING DANGAN

丛书主编  
陈仲丹

# 和平之途

——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

洪 霞 编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之途: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洪霞编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和平档案/陈仲丹主编)  
ISBN 7-80718-227-X

I.和... II.洪... III.①移民问题-研究-世界-当代②种族关系-研究-世界-当代 IV.D523.8  
②D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6589号

丛 书 名: 和平档案

丛书主编: 陈仲丹

书 名: 和平之途——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

作 者: 洪 霞

出 版: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mailto: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范 忆

装帧设计: 杨晓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2千(含117幅图)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80718-227-X/K·47

定 价: 33.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丛书序言

陈仲丹

《和平档案》丛书第二辑的四本书已经编定，出版在即。承出版方的厚意，允我以主编身份在书首作序，对一些相关问题做点说明。

我们与出版社合作推出《和平档案》丛书，是为推进和平研究、建设和谐社会做些基础的材料工作，使之开卷可读，以作教育引导；归而可存，以作查考备忘。因而这套书在编撰思路多注重事实叙述，甚而还配一些带有文献价值的图片，以立此存照。这一编撰意图已反映在2006年1月出版的《和平档案》丛书第一辑的四本之中，本辑仍一如既往，继续体现本丛书偏重叙述、多备史料、图文并茂，以求“发事隐”的特点。

以上谈的是同的方面，下面重点说异。第二辑四本与第一辑四本在立意上也有不同的地方。从大的宗旨来看，这两辑书多相同之处，都是为了推进和平事业发展，以实现人类共存的和平、和睦、和谐。但若具体而言，这两辑书在立意的出发点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前一辑四本书分别记述的是历史上的战争灾难、20世纪的战争与谈判、国际冲突与化解、反战反核运动，其立足点主要是围绕着和平的对立物战争而展开；而本辑四本分别记述的是移民问题、贫富问题、环境问题、性别问题，主要是围绕着与和平息息相关的发展问题而展开。简而言之，上一辑的主题是“和平与战争”，而本辑的主题则是“和平与发展”。



如若有好学深思的读者发问：为什么要这样编？负有确定编撰意图职责的主编当然应该回答。下面我就谈一点自己学习和平学的体会。专门研究人类和平事业及其对立物（暴力、冲突、战争）的和平学创立至今已快有半个世纪了，尽管诸家学说纷呈，流派众多，但其基本的学术框架已渐趋稳定，形成了不少已有共识的内容。比如说和平研究的对象，大家已公认其对象体现为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暴力冲突极端形式的战争。战争对和平的危害最大，造成的灾难也最为深重，是人们考虑和平问题首先会涉及到的。这就需要学者们来分析研究发生战争的起因和制止战争的手段；进而要考虑如何能减少战争的危害，比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战争行为等。第二个层次是作为实现和平的重要条件的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处理不当，出现失误，必然就会引发冲突，使社会长久处于动荡之中，也就难以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共存。第三个层次是与和平有密切关系的文化内涵，如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尤其是作为文明核心部分的宗教。我们知道，当代发生的很多冲突往往都与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不理解有关。如果人们能尽量减少对其他民族文明的“误读”，不以自己的标准和法则去规范、强求别人，就能最大限度地缓解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那种“文明的冲突”。而且各大文明、各大宗教的文化内涵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和平思想，也有待学者们去探究发掘。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内心。有些和平研究专家认为，最深层次的和平问题是如何保持人“内心的和平”（inner peace）。这就涉及到和平教育和心理学等领域。由此可见，正是循着这一和平研究对象的逐步深入的路径，我在继第一辑“和平与战争”之后，将本辑探究的焦点定在了发展问题上。

而在众多的发展论题中，我又选了移民、贫富、环境、性别四个方面来具体述及。这四个方面是近来在全球范围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解决不好就要引发冲突和纠纷。谈到移民就必然要涉及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出现了所谓“倒移民”的现象。与老殖民统治时期的白人移民亚非拉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最近这半个世纪比较常见的是来自亚非拉的有色人种纷纷移民到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移民带来的种族纠纷和冲突。在“地球村”中，不同肤色的“村民”如何和谐相处，甚至是在比邻而居时也能相安无事，这是每个“村民”在今日全球化大潮中都需要审慎考虑的要紧事。另外，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急剧增加，但不同国家、地区、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却也在不断扩大。自古以来人类有关财富分配的方式就聚讼纷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解决方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加快发展战略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再放眼世界，西方国家也一直在是注重公正还是注重效率之间游移不定，增加社会福利强调的是前者，减税减少福利强调的是后者。多了解一些近几十年世界各国在这一方面走过的路，对我国建立更有效、更合理的社会安全体系也会有所启示。环境问题实际探究的是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们如果为了满足物质欲求而肆意破坏环境，结果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自身的生存。这是舍本逐末的自毁之路，当然走不得。保护环境的大道理不辩自明，但在不少地方环境仍有每况愈下的危险，这其中多有个人和团体的局部利益因素在作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国家已经历过一个由破坏环境到认识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环境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性别问题主要是指女性地位问题。20世纪是妇女争取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取得重大成果的一个世纪。有关性别问题近来又有新内容，加入了同性性爱和变性人这些新议题。与和平关系较密切的性别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何实现婚姻体制内家庭的和谐，以及对同性性爱和变性行为的宽容。

承担本辑各书写作的作者都学有专长，对所论述的问题早有研



究，故而能在各书的体系、观点、论述上自抒胸臆，迭有创见。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教授，她研究环境史学多年，著述丰硕。在承接了环境问题一书的写作任务后，她几易提纲，反复推敲，决定从环境事件、环境思想和环境对策三方面入手，全面探讨环境问题，因而使其书新意频出，不但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他几位大多是我的同事，这次在写作分工上也都是各擅其长。他们在接受任务后都能认真对待，辛勤笔耕，以出学术精品为己任，所以书稿的整体质量比较高。书中的插图是我与作者共同选配的。此外，限于体例，书中引证均未加注释，但为表示所言皆有所本，作者列出了参考书目，附在书末。

最后我还要感谢南京出版社。没有出版方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支持，我们纵有生花妙笔也不敢想象这套丛书能一出再出。谨希望这些书能对南京“博爱之都”的建设和中国和平研究的发展有所贡献。

书于南京

2006年9月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 移民倒流

- 1 战后重建——欧洲敞开大门 / 2
- 2 寻求梦想——殖民帝国的后遗症 / 9
- 3 移民国度——新鲜血液的输入 / 15
- 4 涌入西邻——冷战后的东欧移民 / 22
- 5 难民大潮——去留两难的人群 / 29

## 非法移民

- 6 世纪难题——全球性的非法移民流动 / 38
- 7 围追堵截——内部畅通的欧盟 / 45
- 8 大动干戈——被移民恶化的古美关系 / 52
- 9 水陆并举——中国非法移民 / 58
- 10 难以容纳——香港的内地移民 / 66
- 11 何处为家——随波飘荡的越南船民 / 73

## 种族冲突

- 12 血流成河——被种族分裂的英国 / 82
- 13 暴力排外——难以遏制的新纳粹主义 / 89
- 14 地铁事件——爆炸案折射的宗教分歧 / 97
- 15 移民骚乱——措手不及的法兰西 / 105
- 16 抢滩美国——面临挑战的国家特性 / 113
- 17 生存困境——非法移民的艰辛 / 120

# 目 录

## 种族立法

- 18 少数权利——联合国关注移民 / 130
- 19 反对歧视——美国的种族平等法案 / 136
- 20 力主平等——英国设立监察机构 / 144
- 21 双重国籍——真能解决问题吗 / 151
- 22 全面右转——限制移民也是一种立法 / 158

## 寻求整合

- 23 改弦更张——美国放弃同化 / 168
- 24 放弃白澳——澳大利亚的多元化 / 176
- 25 走向马赛克——加拿大的选择 / 183
- 26 尊重宽容——北欧国家的范例 / 190
- 27 旧酒新瓶——文化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 / 198

参考文献 / 207

后记 / 217

和平之途



移民倒流



## 1. 战后重建——欧洲敞开大门

2006年,根据联合国人口开发计划署在纽约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1.91亿移民人口中,有1/3生活在欧洲。由于欧洲富裕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低,移民潮正好弥补了这个缺口。联合国人口专家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在2010之后的20年内,来自贫困国家的移民将可能成为所有出生率低的工业国家人口增长的主力军。参与发表联合国人口调查报告的居斯穆特女士强调:“人们对于移民的观感很差,认为他们非常无能,

需要富裕国家养活他们;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需要他们。”居斯穆特女士认为,除人口问题外,其他方面也急需移民的帮助。她说:“出于经济原因,我们彼此需要,例如在革新及创意方面。移民也做那些别人不肯从事的劳动。”

其实,今天高喊“移民太多了”的欧洲,正是历史上向外移民最多的地区。从17世纪起到二战结束为止,大约有6000万欧洲人移居其他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是由欧洲移民创建的。在中东,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对这里的政治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



一位来自东欧的犹太妇女带着孩子移居以色列



近代欧洲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几乎囊括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也离不开欧洲移民的“开拓”。可以说，正是欧洲向外移民的历史，塑造了今天世界版图的重要面貌。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国际研究所所长德魏登认为，“移民”是一个殖民词汇，是欧洲向外扩张与殖民之时本国居民大量向殖民地移居而形成的。凡本人或其父母出生在外国，在移居国长期甚至永久居住的人，均可被称为移民。

欧洲向外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或是出于逃避宗教迫害，或是迫于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但最主要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欧洲近代以来战争频仍，大量移民是为了躲避战祸；二是就业和人口压力加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口由1.4亿增长到2.5亿，民众生存状况堪忧。

不过，一个地区是移民的出发地还是移民的目的地，会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说二战前欧洲并不是一个接纳移民的大陆，那么，始于二战后的大规模移民潮在欧洲出现，则是出于欧洲内部的经济需要。二战前，在欧洲国家中，只有法国最早也最多地接纳移民，早在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就开始接纳移民，到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时，已有100万移民。二战后，战争给欧洲国家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劳动力的大量短缺。欧洲国家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劳动力匮乏。因此，他们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比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把大量移民输入作为战后重建所需劳动力的重要补充——以使用移民劳工进行浩繁的重建工程。

由于殖民时代所遗留的传统上的经济联系，欧洲国家的移民大多来自于这些国家的前殖民地，如英国的印度、巴基斯坦移民和肯尼亚移民，法国的北非马格里布诸国移民和越南移民，意大利的摩洛哥移民和阿尔巴尼亚移民，西班牙的拉丁美洲移民，等等。德国有30%的移民来自土耳其，虽然土耳其不是德国的前殖民地，但传统的经济联系和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德国从土耳其输入了最多的移民。可以说，没有几千万移民的贡献，欧洲战后的“三十年繁荣”必然大打折扣。

欧盟的移民从来源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来自欧盟内部的移民；二



是欧盟之外的欧洲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移民；三是来自以前殖民地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后来欧洲所谓的移民问题，不是指前两类移民，而是针对第三类来说的，其中又以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最具代表性。除了经常遭到所谓“种族歧视”之外，这类移民还因信奉伊斯兰教而与驻在国存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这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国际政治问题。

移民最初主要是在欧洲内部进行的，如爱尔兰人向英国移民，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波兰人向法国及北欧国家移民。在欧洲各反法西斯盟国的军队中，都有殖民地国家的青壮年参军。战后，欧洲国家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留下来参加建设，但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这些国家开始从殖民地国家源源不断地输入劳动力。从马格里布到圭亚那，从印度到马鲁古群岛，一批批青壮年劳动力来到欧洲，欧洲也张开双臂欢迎这些“新鲜血液”。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实现了独立，但独立非但没有使移民潮停下来，反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加强了向欧洲移民的趋势。比如，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同年，该国涌往法国的移民达到历史高峰。

德国接纳移民的历史稍有不同。除了接受欧洲内部移民，它还分别同



非洲移民坐卡车进入西班牙



土耳其、希腊等国签订“邀请”劳工的协议，规定每年赴德劳工数额。德国之所以用“邀请”一词，是为了强调劳工的居留性质是临时的。鉴于二战中的过错，德国在接纳难民方面相较其他国家更为宽容，并把“避难权是基本人权”写进基本法。

1970年是欧洲移民史上发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进入欧洲的外国人超过了离开欧洲的外国人，移民人数从1950年的400万增加到1100万，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纳移民的大陆。

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重建基本完成，移民劳工对欧洲的吸引力减弱。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生，则是战后欧洲移民问题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大量有色人种的移居，虽然也曾引起一些欧洲人的忧虑，但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对就业人员的需求，很快把移民带来的许多问题“消化”了。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欧洲经济由盛转衰，移民问题也随之凸显。与此同时，以阿拉伯产油国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武器”与欧美对抗导致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在欧洲遭到普遍反感，最终成为“问题”。欧洲移民政策随之发生逆转，“零移民”口号也相应问世。德国于1973年、法国于1974年停止接收非熟练工人入境。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开始感觉到，移民劳工将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在英、法、德等国的大城市郊区，移民聚居区渐趋形成，城郊治安恶化的问题随之产生。这个问题后来被极右政治势力夸大，成为他们宣扬驱逐移民的口实。

伴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亦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也变得日益严厉。这是西方社会反移民情绪急剧上升的反应，其直接原因是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移民问题”日益严重，引发了众多的危机。社会学家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目前，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占总人口比例已达7%~8%，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三国超过10%，其中瑞士甚至已超过28%。预计，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和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这一比例还会上升。面对这样的结果，欧洲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遭受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



是遭到了讲着不同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由此，欧洲社会反移民情绪日益高涨，并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同移民相联系，归结为所谓“移民问题”。

于是，欧洲对移民劳工戛然关上了大门，同时也关闭了出去的大门。由于害怕一旦离去后再回不来，移民在移居国与祖国之间往来的次数骤减。结果只剩下两个申请移民的理由：一个是“家庭团聚”，即移民的家人大量移居欧洲；另一个是“政治避难”，这扇门还未关死，也不可能关死，因为欧洲标榜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使其向来以“避难者的土地”和“流亡者的土地”自居，欧洲轻易不会让这面旗帜倒下。20世纪80年代，申请到欧洲避难的人数是70万，90年代则超过了100万。另一方面，非法移民数量大增，为了踏上欧洲大陆，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93~2000年，约2000名非法移民在奔赴欧洲的途中死于非命。

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巴尔干动乱使欧洲面临新的移民潮，但与二战后的移民潮性质不同。这一回欧洲是“仓促应战”，德国和南欧诸国首当其冲。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已与有关国家签订了雇佣劳工的协议，如德国在临时协议的基础上，每年接受500~1000名波兰和匈牙利劳工，接受捷克、前南国家的劳工比上述数字稍多一些。另外德国还允许在毗邻德国边界50公里以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边境地区的劳工在德境内工作，条件是晚上必须回家。在接纳移民方面缺乏经验的南欧国家则疲于应付，匆匆忙忙立法，又匆匆忙忙建立相应的接待机构，可以说是极不情愿。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劳动力摆脱了由于历史和外交等因素限定的移动范围，在全球更广阔的地域内自由流动。《申根协定》规定的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空间，也变成世界各国合法或非法移民的自由流动空间。这些新现象的出现，使欧洲在关闭大门之后，所拥有的移民人数仍持续增长。到2000年，欧盟3.8亿人口中，外国人总数为1300万，占人口总数的3.4%。

移民问题最终引起了欧洲政坛的反应，近年来，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党选票增加，势力增长。这些西方极右翼政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多主张实行严厉的移民政策，甚至禁止移民，反对种族融合，把就业机会留给本族人，把国内治安问题归罪于移民，采取



2001年10月，乌兹别克关闭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哨卡

极端措施打击外国移民的犯罪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移民引起的冲突变得更为严峻。

对移民问题的担心首先集中在移民对西方民众经济状况的影响上。他们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二战以来，欧洲国家为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逐步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制度，其福利水平和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开支都比较高，加上有较多的工作机会，因而吸引着大批移民进入欧洲。从这一角度来讲，西方社会的这种担心不是无道理。这是因为，自全球化以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福利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造成大量社会问题。为了增加国际竞争力，欧洲各国纷纷效仿美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改革福利制度，实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这种改革直接导致了福利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而极高的失业率又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由此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尽管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由移民引起的，而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西方人仍然将责任归咎于移民的进入。



战后前往西欧的东欧移民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就曾指出，法国这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了一场马拉松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部分人被甩出去，成为社会的边缘人。从目前来看，这部分人正是反移民运动的核心和极右翼势力的主要支持者。

因此，对于欧洲是否应该向移民敞开大门，各国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二战后，大批外来劳工在欧洲国家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洲对外来移民又产生了新的依赖。首先，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劳动力不足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一半的欧洲人到 2050 年都将达到退休年龄，而欧洲目前每年就至少缺少 160 万劳动力。这需要大量引入移民，尤其是那些艰苦危险的重体力劳动，更是需要外籍移民来承担。

其次，信息技术等高新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引进大量的外籍人才。为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在吸引外籍人才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德国政府 2005 年就决定，从印度、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引入 2 万名电脑人才，优先为他们发放“绿卡”。奥地利计划今后每年吸纳 8000 名外国